

物语星思 罗光成专栏



罗光成

罗光成，中国作协会员、安徽省作协理事、南陵县文联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百家》《雨花》《人民日报》等。出版专著多部。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

我们大概都有过听别人倾诉和向别人倾诉的经历，但我们能说都因之而完全懂得了倾诉的内涵了吗？

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男子，像一片落叶飘到我的办公室。憔悴的脸如干枯的菜叶，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面无表情地跟在后面。其时我在一家县级机关报做社长兼主编，他不认识我，我当然也不认识他，他是被人指点找来的。当他知道我就是“我”时，立即往下跪去。我在他另一只腿的膝盖即将着地的刹那将他扶起，按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。我终于找到贵人了！——他垂着眼，这样开始了他的倾诉——他是一所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，三年前妻子得了白血病，医疗费用是填不满的窟窿，家里的积蓄用完了，亲朋好友能借的都借过了，但病情依然没有什么好转，血还得过几天一换。妻子劝他不要再白费钱了，他不，他总觉得他妻子的病不会致命，只要治是肯定能治好的。他说着说着打开挎包，掏出一本红绢包着的练习本——那是一本“功德簿”，里面

倾 诉

条缕清晰地记载着“好人”的名单和功德。他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，每看一条，都要带着感激和骄傲的神情喃喃讲述它的由来……原本菜黄的脸上也因之渐渐泛起红潮，眼睛顿如与老友久别重逢般明亮。尽管手边繁杂公务等着我做，但我无论怎样也不忍心打断他，没有勇气不听他——对于境况如此的他，何曾一刻逃离过愁烦！而此时，感激、骄傲的神情以及兴奋的红潮能从他的心底升腾，是多么地难得和可贵！他把我当成他倾诉的对象，他把我当成他忠实的听众，他把我当成他蹇命的同情者，他把我当成他不幸的掬泪人……

记忆深处的这位耄耋老者，向我倾诉的永远是一个重复的故事。他原是江北一家县机关的文员，六十年代人员精减时被精减了。多年来，不停地奔走，不停地跑有关部门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讨个说法——证明自己本不属精减对象，他要恢复国家公职人员的称衔，不要顶着个“精减人员”的帽子离开人世。老人每次都是一套破日但一尘不染的布衣，拎着一

只旧得不能再旧了的塑料手提袋，花白的胡须如洗净的蒜根，儒雅严肃地俯向他所倾诉的对象。其实，我清楚我是帮不了他什么忙的，但我从不打断他，都是极有耐心至少让他感到是非常认真地在听他的倾诉——我知道，对这样的老人，知识分子老人，一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限将至的老人，他所需要的已远远不是物质上的补偿，他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——包括获得应有的荣誉，以及别人对他发自内心倾诉的耐心。由于我的倾听，老人每次虽是苦丧的表情进来，但走出我办公室时脸上却漾着春风，连那蒜须般的白胡子也仿佛有了年轻的生机。老人的话已很少有人能不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，老人的行为也很少有人不表示怀疑和轻蔑，而老人却每次都能从我这里满面春风地归去——这春风其实并不来自于我，而是来自于倾诉，来自于因倾诉而心中垒块的消融……

这实在是倾诉的魅力！是的，如果没有倾诉，人生将会怎样；如果没有倾诉，世界将会怎样？

喋血玄武门

李重俊“至肃章门，扣合索婉儿。”生死一线，呼吸之间。毕竟人家是父子，是一家人，自己只是下属，亲疏自现。婉儿明白，若想自救，只有将这把火引向众人，特别是皇帝。婉儿大言曰：“观其此意，即当次索皇后以及大家。”羽林军杀进皇城，那可是掉脑袋、抄家没族的重罪，竟然只为了诛杀区区一个上官婉儿吗？当然是要造反，逼宫的，皇后、皇帝一个都跑不掉。

中宗一想，此话很有道理呀。自己真的跑不掉的。神龙政变不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把女皇变成了太上皇？中宗不想当太上皇。中宗听从了上官婉儿的建议。“帝与后遂激怒，并将婉儿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。”上官婉儿领众人登上玄武门城楼，同时命将军刘景仁等“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楼下列守。”由此，皇帝身边将士与羽林军，在玄武门形成对峙。

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李重俊一时间懵了，找不到台词。他的策划中可没设计与皇帝老爸对峙这一环节。太子还是个心思单纯的孩子，他率军攻进皇城，想来真

的只为清君侧，只为取上官婉儿这个妖女性命的，不然不会劳心费力从城南跑到城北，白白错失第一时间控制皇宫的良机。

太子懵掉，众将士是战是降？羽林军已然军心不稳。其时，中宗身边的宦官杨思勰，趁众人不备，纵马杀进羽林军，以风驰电掣之速，将前锋斩落马下。中宗再在城楼喊话：“汝并是我爪牙，何故作逆？若能归顺，斩多祚等，与汝富贵。”军心涣散，一溃千里。太子党羽悉数伏诛。混战之中，李重俊好不容易逃出皇宫，亡命终南，后被左右袭杀，提着他人头去朝廷领赏了。

即使儿子已死，中宗也难解心头仇恨，他老人家“制令梟首于朝，又献之于太庙，并以祭三思、崇训尸柩”，以儿子人头祭祀武三思父子。最后，李重俊人头悬于城楼示众，无人敢为其收尸。在自己父亲的天下，太子李重俊成了孤魂野鬼，只有等到他伯父李旦坐上皇位，他的魂灵才能得到安息。睿宗李旦追念侄子李重俊，赐谥号节愍，史称节愍太子。愍，同“悯”。

一甄一贾

这种在讲正题故事之前，先讲一个与正题无关或者有些关连的小故事的写法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是一个惯例，叫“得胜头回”或“头回”。如《红楼梦》小说的叙述者全程都是“说话人”的口吻，开篇说：“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”每一回开头大都是“却说”“话说”“如今且说”等等。“头回”结构的意义在于，对正文是一种暗示、引导和对应，可以看成是全篇的缩略或提要，就像新闻稿的“导语”，也可以视之为宴会的“开口汤”。

开篇的“一甄一假”是《红楼梦》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安排。真士只会趁早隐去，接着才是用“假语村言”所敷衍的石头“历劫”的过程。作者还通过这两个人物精心安排了两条“引导”的线索。第一条线索是甄士隐引导贾雨村。甄士隐开悟了，他却为后文留下了“后遗症”。他为贾雨村进入官场做了铺垫，送了“五十两白银”助他前去应试，贾雨村因此步入仕途。而贾雨村为官之初，正好判的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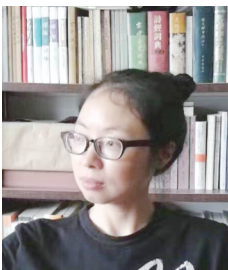
英莲被卖的官司，他因畏惧“护官符”，违心乱判了这个案子，这既是对甄士隐资助的无情讽刺，也因为他的乱判导致英莲误入世俗核心之地贾府。

第二条线索是贾雨村引导林黛玉。别看贾雨村见风使舵，俗不可耐，他却是贯穿全书的“结构性人物”，《红楼梦》因他而起，也因他而结——“贾雨村归结红楼梦”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样一个“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杠”的俗人，竟然是林黛玉的启蒙老师，而且，黛玉进贾府时，贾雨村也是一路相随的：“雨村另有一只船，带两个小童，附依黛玉而行。”

可见，甄士隐是俗人贾雨村进入“名利场”和“温柔乡”的引导者，他就像是一块“假石头”。贾雨村不仅将错就错地推英莲入了贾府，同时又是“世外仙姝”林黛玉进入俗世而完成“还泪”大任的引领者。这一切都是“石头”在尘世“历劫”的“前缘”。

诗曰：
质本洁来还浊世，腐儒贪吏是初师。
头回莫厌百回读，假作真时一体悲。

烟霞网视 寇研专栏



寇研

寇研，作家，出版《思奔》《大唐孔雀》《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》等作品多部。

景龙元年(707)七月，太子李重俊发动兵变。行动兵分两路。一路由李重俊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领，负责诛杀既定目标人物。另一路由左金吾大将军李千里率领，负责攻占皇宫各道城门，协助太子主力。

头号目标：武三思父子。七月初六深夜，李重俊率三百羽林兵，直扑长安城南武三思府邸。此时正值宵禁，整个京城车马匿迹，人影罕至，显得异常空旷、静寂。太子军队在街上策马驰骋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顷刻便抵武三思煊赫的宅府。刀起头落。武三思刚被府里突然暴起的喧闹吵醒，便身首分离，至死都未来得及看清复仇者的面目。武三思的人生就此谢幕。

二号目标：上官婉儿。众兵士在武三思府邸乱砍一通，包括安乐公主丈夫武崇训在内，十余人中刀身亡。李重俊再领兵调转马头，扑向城北皇宫。此时，皇宫各城门已由左金吾大将军李千里率军占领。叛党顺利入皇城。众士兵擎戈持戟，哄然叫嚣。宫内早乱成一团，中宗夫妇已然惊醒。

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



纪永贵

纪永贵，笔名槐下牵牛郎，文学博士，池州学院教授，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。业余爱好旧诗、书法与垂钓。

《红楼梦》开篇并没有直接讲述“都中贾家”与“江南甄家”的故事，而是有很多迂回。这让初读者云里雾里，十分不耐，以为开头的很长篇幅都是可有可无的。第一回就是纲领式的文本，除了点明“石头记”之外，还顺便讲了“一甄一贾”——甄士隐和贾雨村的故事。甄士隐于梦中见到一僧一道，听到他们谈论石头的来龙去脉，并随着他们来到“太虚幻境”的门前；再讲他女儿被拐、房屋被焚的经过；最后他竟然跟那疯跛道人“走了”，“烘动街坊”。这一回，同时还讲了一个“穷儒”贾雨村与甄士隐的交往。贾雨村中秋望月抒怀，得到甄士隐的鼓励与帮助，方才前去求取功名（名利场），顺带还埋设了一个雨村与甄家丫环娇杏“姻缘”（温柔乡）的线索——其实，这一切不过是警幻仙姑的安排。以极短的篇幅写完了甄士隐看透人生而出家的过程，同时又为贾雨村赶考做官埋下了伏笔。真士隐去，假语登场！这即是第一回“一甄一贾”的用意之所在。